

日漸左傾的葡萄牙政局

沈鈞傳

「四二五」政變推翻獨裁政權

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自稱「武裝部隊運動」(Armed Forces Movement)的少壯派軍官，在數小時內，經過一次幾乎不流血的政變，推翻了沙拉薩爾(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和蓋丹諾(Marcello Caetano)以來，行使達半個世紀的獨裁統治，使葡萄牙政治重現民主的光芒。

在西方民主自由浪潮的衝擊下，居歐洲特殊戰略地位的葡萄牙，由於長久處於獨裁統治，早就經歷過多次公開和秘密的反抗運動，其所以未能成功，完全得力於右派軍人對獨裁政權的強力支持，而後來軍人之反對蓋丹諾政權，起因於葡萄牙對非洲殖民地的殘酷鎮壓與戰爭。

當一九六一年，葡屬非洲各殖民地游擊武裝紛紛反抗葡帝國主義統治時，獨裁政權迅速派出軍隊投入殖民地戰場，在最初二至四年期間，徵兵人數增加一倍，這些來自國內中產階級以下的子弟兵，對於深入非洲內部叢林地帶，從事慘無人道的戰爭深感厭惡，尤其不願以血肉之軀去維護少數獨裁核心份子的放縱和腐化的生活，領導殖民地戰爭的軍事將領，在戰場上屢受挫敗之後，也百感憤恨，誠如政變後的外交部長索阿雷斯(Mario Soares)所說的，葡萄牙人民及其武裝部隊，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逐漸開始覺醒，再加上和外界接觸後，終於發現他們所參加的這場殖民地戰爭，是一項毫無價值的卑劣行爲。除此以外，葡萄牙連年對殖民地用兵，每年耗資高達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四十，經濟發展受到阻礙，農工業都非常落後，教育和衛生都因缺乏資金而無法獲得改革，文盲數字高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因此葡萄牙成爲歐洲最窮的國家，仍居開發中國家之列。

原爲葡屬幾內亞總督和總司令，後來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回到里斯本，出任三軍副參謀長的史比諾拉將軍(Antonio de Spínola)，曾大聲疾呼，主張政治解決歷時達十三年的殖民地戰爭，他認爲唯有如此，才能解決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一九七四年二月廿二日，史比諾拉將軍出版「葡萄牙和未來」(Portugal and the Future)，提出所謂戰爭不是解決海外殖民地的唯一辦法，爲了挽救葡國的內外危機，他在書中提出了三項步驟，即承認各民族有自決權；舉行真正的普選；和其他各國政府坦誠相處。該書由於受到三軍參謀長哥麥斯將軍(Francisco da Costa Gomes)的推荐而獲得公開發行，影響所及武裝部隊內部要求改善待遇和服務環境更爲迫切，獨裁政權總統多瑪士(Americo Tomas)和若干極右派文武官員，爲恐發生意外，竟向蓋丹諾總理施加壓力，力主罷黜哥麥斯和史比諾拉兩位將領。

三月五日蓋丹諾總理向國民大會發表演說，堅決主張繼續執行其殖民地政策，用以駁斥史比諾拉將軍在「葡萄牙和未來」一書中的意見，同時他還要求國民大會就當時的殖民地政策舉行信任投票，經過三天的辯論，在三月七日，終於獲得國民大會的絕大多數同意，接着政府發言人於十一日宣佈，三軍部隊應提高警覺並不得離開駐地，這些措施顯然針對不滿現狀的低級軍官，而真正的箭頭則指向哥麥斯和史比諾拉。十四日陸軍參謀長布朗道將軍(João Paiva Brandão)，率領一百廿位三軍高級將領，向蓋丹諾總理表示誓死效忠，哥麥斯與史比諾拉兩位將軍因未參加效忠宣誓大會而終遭罷黜。翌日，三軍羣憤憤慨，離里斯本以北五十哩的第五步兵團二百名官兵發生兵變，團長立即被捕，副團長及三名少校軍官所率之裝甲車隊亦在開往首都途中被截，隨即在三軍中開始整肅大批親史比諾拉的軍官。可是軍中反對獨裁政權的浪潮已一發不可收拾，最後終於在「武裝部隊運動」這一組織的號召

下，在四月廿五日，一舉推翻了蓋丹諾的獨裁統治，一個葡萄牙新的時代終告來臨，葡國軍民無不欣喜若狂。

份子複雜思想分歧的內閣

政變成功之後，立即成立一個七人「救國會議」(Junta of National Salvation)，其中除哥麥斯和史比諾拉外，尚包括古丁豪將軍(Antonio Coutinho)、新海軍司令阿賽維多將軍(José Azevedo)、新陸軍司令馬蓋斯將軍(Jaime S. Marques)、新空軍司令奈托將軍(Manuél D. Neto)以及梅樂將軍(Carlos de Melo)。翌日，史比諾拉在電視廣播和記者會上，向全國保證將大力從事改革並發表「救國會議」的未來政策，其要點如下：

- 一、三週內成立文人政府，對「救國會議」負責，一年內舉行大選；
- 二、保證政治結社自由和組織工會自由；
- 三、廢除秘密警察，釋放政治犯；
- 四、免除海外殖民地的軍文職總督；
- 五、新總統及國民大會選出後，「救國會議」立即解散，軍人退出政治；
- 六、非洲殖民地將經由和平協商加以解決，絕對尊重各地游擊武裝的意願。

新政權標榜建立一個以社會正義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因此在新文人政府成立前，必須容納各方顯要，於是被放逐的政客、知識份子、左傾的狂熱份子都有意加入新政府，其著名者有一九七〇年逃亡到巴黎的社會黨(PSP)領袖索阿瑞斯，於四月廿八日返抵里斯本，發表一項十四點聲明，表示對「救國會議」政策的支持，其未來政策在達成「社會主義民主」，同時還建議降低選舉年齡為十八歲；另一位知名人物為葡共(PCP)總書記孔哈爾(Alvaro Cunhal)，他在葡萄牙因安全理由被拘禁達十年之後於一九五九年越獄，旋即逃往歐洲，在布拉格和莫斯科先後居住十四年，然後於四月卅日也回到里斯本，經和史比諾拉會晤後，發表一篇公報，除讚揚軍人執政、宣佈和「救國會議」合作與保證反對極端份子外，還公開宣佈：「我們是不主張使用暴力的革命政黨」。除了社會黨與葡共外，其他欲參加政府的黨派有：前獨裁政權的唯一反對黨「民主選舉委員會」(Democratic Electoral

日漸左傾的葡萄牙政局

Commission)，現更名為「葡萄牙民主運動」(Portuguese Democratic Movement)；保皇中心黨(Monarchist Centre Party)；人民民主黨(Popular Democratic Party)以及一個以研究科學與政治的團體(Associação Programa (AP))。在上述六個政治組織和史比諾拉為首的「救國會議」商討後，葡萄牙新的中間偏左的文人政府於五月十五日成立，史比諾拉成為新政府第一任總統，社會黨的卡洛斯(Adelino da Palma Carlos)為總理，社會黨領袖索阿瑞斯長外交，共黨總書記孔哈爾為不管部部長。

這一個包括葡萄牙政治上左中右各派的政府組織後，必須對以「武裝部隊運動」為背景的「救國會議」負責，實際上仍難脫離軍事政府的本質，而文人政府中的壁壘也非常分明，軍人之中又有左派少壯軍官與史比諾拉總統為首的保守將領間的鬥爭。原定七月間舉行的大選，史氏本可輕易獲勝，但是左傾的少壯軍官深怕史氏獨享革命成果，葡共也因為在農村的活動尚未生根，在選舉中恐難獲得相當的支持，因此左傾軍官與葡共聯合抵制七月大選，用以打擊右派的史比諾拉集團。

事實上，葡萄牙新政府成立後，就已註定其失敗的命運，例如任命前獨裁政權的教育部長西馬奧(Veiga Simão)為駐聯合國代表，就受到各方的批評；延期公佈解決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措施，引起了左派的不滿；對於是否限制出版自由更是爭執不休。於是在文人政府思想分歧，少壯軍人又聲勢咄咄逼人之際，總理卡洛斯於七月五日向國務會議(Council of State)要求更大的權力，以應付政治上的不安，同時他還要求在三個月內選舉總統，用以鞏固史比諾拉的權力；要求制定臨時憲法；建議一九七五年初的選舉延後一年舉行，俾中間派政黨在農村擴大其影響力。國務會議經連夜開會後於七月九日拒絕總理的一切要求，卡洛斯隨即辭職，國防部長米蓋爾(Mario Firmino Miguel)、內政部長莫塔(Joaquim Jorge Magalhães Mota)、經濟合作部長阿美達(Vasco Vieira de Almeida)也相繼提出辭呈，七月十一日史比諾拉解散內閣，準備重新組織新政府。

黨派傾軋下葡共日益囂張

葡萄牙政變後的第一任內閣解散後，盛傳史比諾拉派的國防部長米蓋爾將出任總理，可是當七月十二日宣佈新聞名單時，總理却為「武裝部隊運動

」的一位高級軍官岡沙爾維斯（Vasco dos Santos Gonçalves），岡氏為溫和派左傾軍官，自一九五五年起，分別在果阿（Goa）、莫三鼻給和安哥拉服務，其所以能脫穎而出，顯然是「武裝部隊運動」中左傾少壯軍官對史比諾拉施加壓力所致，也從此可以看出左傾少壯軍人和共黨在政治上的關係更加密切，種下了爾後葡萄牙政局急劇左轉的惡果。

新的臨時政府的特點，是個軍人與文人的聯合內閣，其中軍人出任部長者有七人，文人部長為十人，分別由社會黨、葡共和人民民主黨人出任，葡共總書記孔哈爾仍為不管部長，社會黨領袖索阿瑞斯留任外長，所以新內閣中，左傾軍人的力量已大為增加。史比諾拉為首的右派軍人開始受到打擊，其領導地位也逐漸開始動搖。九月廿八日史氏發動一項「沉默多數」的支持右派遊行，可是由於他對羣眾的動向估計錯誤，僅僅獲得保守政黨「中間民主社會黨」（Center Democratic Social Party）的支持，使得自「四二五」政變以來，左右派人士第一次真正對抗，右派終告失敗，一百五十餘名知名右派人士被捕，外交部長索阿瑞斯事後宣佈，右派的一次政變企圖業已失敗，三位右派將領遭受免職處分，史比諾拉總統在左派勢力壓迫下，於九月卅日辭職，遺缺由左傾的三軍參謀長哥麥斯取代，葡萄牙政局遂急劇左傾，政治情況陷於極端混亂之中。

左派軍人罷黜史比諾拉後，三個政黨和軍人的聯合政府內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愈來愈明顯，政黨的傾軋也日漸加深，距離民主的方向似乎也更為遙遠，無論政客和軍事領袖，都很難捉摸民心的趨向，因此各黨派無不竭盡全力，爭取人民的同情，以加強各自的權力基礎。工會危機一度幾乎釀成聯合政府的分裂，今年初「武裝部隊運動」支持由國務會議通過的工會法，使分散的地方工會隸屬於一個全國總工會之下。過去在獨裁統治時代，工會名存實亡苟延殘存，可是暗中早有共黨份子滲透其間，待「四二五」政變後，共黨得在工會中公開發動，今天一般都認為，葡萄牙工會已在共黨總書記孔哈爾的控制之下。「武裝部隊運動」之公開支持工會法，正明白地表示，它已將工人視為新權力結構中的一支統合力量，可是聯合政府中的另外兩個社會主義政黨，則將此事視為葡共有擴大權力基礎的企圖，社會黨領袖索阿瑞斯曾以辭職相威脅，但是後來該黨答應暫時留在聯合內閣之內，以等待制憲會議選舉以後，再作去留的打算，一場所謂必須立即通過工會法的風波

才告平息。

葡共由於在工會立法方面獲得「武裝部隊運動」的支持，氣焰日漸高漲，對於聯合政府以外的政黨，無不投以法西斯政黨的眼光，待機給以打擊。今年元月廿五、六日，前曾支持史比諾拉所發起的「沉默多數」運動的「中間民主社會黨」在奧波多（Oporto）召開黨員大會，討論選舉策略，可是在會議召開之前，左派份子立即包圍會場，雙方發生衝突，使該次會議在混亂中無法召開，而軍警在目睹當時情況之下，並未出面維持秩序，更奢談加以保護，事後儘管當局出面加以安慰，可是此後類似情況層出不窮，使國內的溫和派大起反感，對於「武裝部隊運動」愆愆左傾極端份子恣意妄為，認為已完全脫離民主常軌，逐漸有朝向左派軍人與共黨極端獨裁的傾向，外長索阿瑞斯在元月廿六日的記者會上也大加抨擊，認為國家已瀕臨內戰邊緣。人民民主黨領袖卡奈洛（Francisco Sa Carneiro）也表示：「國家的前途應有一個明確的方向，才足以取信於民，也唯有如此，才足以消弭幾個月來的謠言和不良的猜測」。共黨頭子孔哈爾則否認共黨份子涉及奧波多事件，他認為：「那是反動份子在煽動，同時也有外國情報人員在挑撥」。總之這一事件發生後，使得溫和派政黨深深地瞭解，葡共和極左派軍官，缺乏民主的風度和誠意。

左派軍人抬頭保守派發動政變

葡萄牙「武裝部隊運動」在「四二五」政變後，就公開表示在一年之後舉行大選，可是在原定於今年五月十二日舉行的首次制憲大會選舉前夕，政治情勢極為混亂，左派繼元月廿六日破壞「中間民主黨」黨員大會後，又於二月廿六日襲擊「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在里斯本體育館所舉行的大會，並高喊「打死基民黨黨員」的口號，這種接二連三的非法行為，充分表示出葡共對未來的選舉缺乏信心，企圖以暴力阻止選舉的舉行；而左派軍人則完全站在同情共黨的立場，深怕選舉以後溫和派控制政府，因此葡萄牙三軍在二月下旬，秘密通過一項七點計劃，分送臨時聯合政府各政黨代表，等待他們同意，並以取消原定四月舉行的立憲代表選舉和今秋將舉行的國會議員和總統選舉為威脅，據有關人士透露，軍方的計劃主要包括下列各點：

一、議會政府成立後，「武裝部隊運動」對於國防和經濟部長有推荐和否決權；

二、「武裝部隊運動」對總統候選人有決定權，這一決定顯然在防止史比諾拉東山再起；

三、「武裝部隊運動」仍然保留原有的無阻止否決權；

四、去年「四二五」改變的軍官，在國會及總統選舉後，不再參予政治；

五、新近通過的經濟及社會發展計劃，絕不能加以更改；

六、「武裝部隊運動」有否決政府立法之權；

七、如果各政黨與「武裝部隊運動」不能在事前就各點達成協議，選舉制憲會議代表，草擬憲法的競選活動就不得於三月三日如期展開。

葡萄牙文人對於「武裝部隊運動」之有意繼續操縱政府，極為不滿，但是却無力加以阻止，除了「人民民主黨」外，很少願意公然表示反抗，社會黨領袖索阿瑞斯認為，在混亂而不穩的局勢下，唯有繼續留在聯合政府中，才足以平衡共黨的影響力。三月七日當「人民民主黨」在塞士布（Setúbal）召開一次二百人的會議時，遭受左派份子的攻擊，並衝破警察的防衛，攻入「人民民主黨」會議廳，襲擊二百餘名參加集會人士，並搗毀場內標語旗幟，警方以警棍驅散左派份子及會議廳外之示威羣衆，在混亂中開槍事件即告發生，雙方互指對方首先開火。於是左派份子開始包圍警察總局，抗議警方開槍傷人之際，警方竟以機槍及手榴彈攻擊左派及示威羣衆，造成二人死亡，二十餘人受傷，後經軍隊在裝甲車掩護下，才恢復塞士布的秩序。

此事發生後，自然嚴重地威脅到未來的立憲代表和議會選舉，內政部與新聞部發表一項聯合聲明，譴責「人民民主黨」被人襲擊搗毀事件，對保守派軍人來說，塞士布事件，是他們奪取政權、打倒葡共及左傾份子的一個機會，於是駐紮在里斯本以北的坦哥斯（Tancos）基地的傘兵，在右派親史比諾拉軍官領導下，準備空降攻擊由極左派軍人為核心的第一炮兵團，他們相信，只要殺死廿餘名「武裝部隊運動」中的極左派軍官，就可控制全局，完成一次右派軍事政變。可是當三月十一日傘兵部隊的舊式訓練機飛臨第一炮兵團上空時，被兩架F-84噴射機所攔截，迫使參與政變的飛機飛回坦哥斯基地，機場一片混亂，隨即響起「法西斯該死」和「革命萬歲」的口號，史比諾拉企圖以政變打倒左派軍人和共黨控制的葡萄牙政權即告失敗，史比

日漸左傾的葡萄牙政局

諾拉及十五名高級軍官乘飛機逃往西班牙，三月十四日自馬德里前往巴西尋求政治庇護。

左派軍人計劃永久掌權

三月十一日葡萄牙政變流產後，「武裝部隊運動」立即成立一個革命委員會（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開始控制政府機構，哥麥斯總統宣佈，下月的立憲代表選舉將如期舉行，可是大部份人民認為，這種選舉已毫無意義，一位法國的外交官表示：「這是一個爲民主而悲哀的日子」。

「革命委員會」首先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在國內展開整肅運動，拘捕「武裝部隊運動」中的親史比諾拉的軍事將領，接着逮捕「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和十餘名涉嫌資助流產政變的工業家、銀行家和大地主，據葡萄牙政府於十五日宣佈，先後被捕的達一百餘人。保守和中間偏右的基督教民主黨以及兩個毛派政黨則禁止其參加政治活動，以免發生社會之不安，這些措施實際上充份顯示出「武裝部隊運動」對葡共的遷就與姑息，在一次集會上，左派軍人曾要求立即改組政府，以加強革命控制力量，左傾總理岡沙爾維斯則表示，在政府改組後，葡共及其姐妹黨「葡萄牙民主同盟」將加入政府。

在改組內閣之前，葡萄牙採取了一系列的社會主義措施，以迎合葡共的要求，首先在三月十三日將全國各大商業銀行收歸國有，接着實行保險業國有化政策，葡總理岡沙爾維斯認為，這是有效控制經濟的必要步驟。接着在十四日共黨發動一次在各大城市的慶祝活動，號召支持社會主義政策，葡共頭子孔哈爾則公開讚揚「革命委員會」所採取的銀行和保險業國有化政策，同時他還希望進一步將大農場收歸國有，他認為社會主義措施是控制葡國生產的必然趨勢。

當葡國採取銀行和保險業國有化行動之後，由社會黨、葡共、人民民主黨和軍人合組的聯合內閣提出總辭，俾岡沙爾維斯總理改組新閣，以利社會主義政策之推行。可是自從三月十六日內閣總辭後，新閣始終無法順利產生，其主要的原因爲，原任外交部長的社會黨領袖索阿瑞斯和「武裝部隊運動」之間發生了磨擦和爭論，他堅決反對軍人參加政府，對於「武裝部隊運動」在未來政治上的地位問題也爭論不休，顯然他對於軍人過去在立法、行政和經濟方面的絕對權力表示不滿。在奧波多市的一次演講會上，索阿瑞斯堅

決地表示，新的聯合政府的組成「絕不能有以陰謀尋求霸權的政黨」參加，最後他還曾強調，如果不能滿足改組條件的話，其社會黨將退出新政府。

「革命委員會」在競選運動開始之前，於三月十九日宣佈，禁止中間偏右的基督教民主黨和另外兩個毛派黨派參加四月十二日舉行的制憲大會代表選舉，並嚴令禁止其集會與宣傳活動。在三個黨派被禁之後，如果社會黨再退出政府，拒絕參加競選，則選舉活動將更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之下，「革命委員會」突然於三月二十日宣佈，將原定四月十二日的選舉延至廿五日舉行，這個日子正是「武裝部隊運動」推翻蓋丹諾獨裁政權的一週年紀念日，這一項宣告，顯然向社會黨提出了警告，軍人在未來政府中將佔據較重要的地位。

三月廿日，葡總理岡沙爾維斯的內閣實際上已經組成，但是由於社會黨領袖索阿瑞斯的外長職務已被剝奪，引起了一場抗議，使內閣名單一再延遲到廿六日始告公佈。其全部閣員名單如下：

總理：岡沙爾維斯——軍職

不管部長：孔哈爾——葡共（PCP）

索阿瑞斯——葡萄牙社會黨（PSP）

莫他（Joaquim Jorge Magalhaes Mota）——中間偏左

的人民民主黨（Popular Democrat）

慕拉（Francisco Pereira Moura）——民主運動（De-

mocratic Movement）

外交部長：安杜尼斯少校（Maj. Ernesto Melo Antunes）——軍職

經濟計劃部長：莫爾得拉（Mario da Silve Murteira）——前民主

運動（ex-Democratic Movement）

財政部長：法拉哥索（Jose Joaquim Fragoso）——獨立人士

工業部長：克拉文荷（Joao Cravinho）——獨立人士

農業部長：巴蒂斯塔（Fernando Batista）——獨立人士

外貿部長：羅貝斯（Jose da Silve Lopes）——獨立人士

勞工部長：馬丁斯少校（Maj. Jose Costa Martins）——軍職

社會福利部長：波吉斯（Jorge de Carvalho sa Borges）——中間

偏左的人民民主黨（Popular Democrat）

國防部長：里貝洛上尉（Capt. Silvano Ribeiro）——軍職

內政部長：梅特羅少校（Maj. Antonio Metelo）——軍職

司法部長：申哈（Francisco Zenha）——葡萄牙社會黨（PSP）

環境部長：費南得斯上校（Col. Jose Fernandes）——軍職

交通部長：奧里維拉（Alvaro Viegas de Oliveira）——葡共（PCP）

海外領土部長：山多士（Antonio da Almeida Santos）——獨立人士

教育部長：西爾伐少校（Maj. Jose Emilio da Silva）——軍職

葡萄牙新閣的主要特點為：重要部長職位的外交、勞工、國防、內政、教育和環境等部皆由少壯派左傾軍人出任，在二十位閣員中，連總理在內，一共佔有七席；葡共及其同路人則佔有六席，分別為不管部和交通、經濟、財政、工業及社會福利部，佔據了內閣中的次要部長職位；社會黨領袖索阿瑞斯已由原來的長官外長貶為不管部長，顯然因和軍方意見不合而不再受到重視；至於葡共總書記孔哈爾仍為不管部長，主要在轉移西方國家對共黨得勢的注意力，而實際上他仍然是共黨及其同路人領導中心。至於其他各部長也都屬於中間偏左人士，因此從整個葡萄牙內閣來看，可以說是個以軍人為主，共黨及其同路人為副的組合，共黨勢力已大為增加。西方國家對這一情勢的發展，無不感到憂慮，一般預料這一內閣壽命恐不會太長，待四月廿五日，立憲代表選出後，恐將有所更動。

葡共力量增加後的歐洲危機

葡萄牙是北大西洋公約的成員，在歐洲居重要的戰略地位，雖然在推翻獨裁政權後，其軍事政權一再聲明尊重對北約及其他國際條約的承諾，保證其為大西洋聯盟的政策不會改變，但是葡萄牙軍人的逐漸左傾及葡共聲勢之日見囂張，可能危害到葡萄牙與北約本已不大穩定的關係，同時也可能威脅美國在亞速爾羣島（the Azores）的空军基地。尤其令人憂慮的是，去年四月政變後，里斯本於六月九日立即與蘇俄建立外交關係，雖然葡國與蘇俄過去並無外交關係，但是蘇俄和沙拉薩爾與蓋丹諾前兩任獨裁政權久有貿易往來，建交以後雙方的政經往來更形密切。今年初盛傳蘇俄向葡國索取基地，以供其大西洋漁船隊使用，可是葡國軍事當局已經加以否認，可是三月十六日葡政府曾表示，正在考慮允許蘇俄商船和漁船使用位於非洲西北方、大

西洋東方的馬德拉斯島，如果里斯本一旦准許蘇俄的要求，那麼裝有精密監聽和偵察設備的蘇俄拖網漁船，就可窺探北約的軍事動態，而負責保衛直布羅陀海峽入口的北約海軍指揮部的反潛基地將受到威脅，如北約組織與華沙公約國發生衝突，則蘇俄將能夠從海陸增援其歐洲部隊。

目前西方國家另一件擔心的事為，一旦葡萄牙准許蘇俄使用港口後，那將意味着美國將失去在亞速爾羣島的空軍基地使用權。一九七三年的以阿戰爭中，美國巨型軍用運輸機曾經由這一基地添加燃料後，再支援以色列作戰。華盛頓郵報在二月三日刊登一篇題為「葡萄牙的悲劇」的文章說到：「歐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組織地位和功能

譚湖澄

自一九四七年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以來，迄今已超過二十七年了。在這二十七年中，經過歷任局長的辛勤耕耘、埋頭苦幹，終於將中央情報局由最初成立時還不是一個十分突出的組織，變成了目前世界上人盡皆知的龐大機構。有人曾坦白地說過，中央情報局局長在今日美國的行政體系中，已經是美國總統第三號最重要的幕僚人物了。①可是就因為其發展是如此的快速，以致美國各界在讚揚誇耀該局的同時，也引起了若干的批評。其中最重要的是，這一機構的祕密活動，是否亦和其他行政機關一樣，曾嚴格遵守美國的法律？是否這一機構每年十億以上的經費，能夠無浪費地用於正當的業務支出上？尤其是，這一特殊機關在對美國國家安全的維護，作出偉大貢獻的同時，是否確未侵犯美國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凡此種種，都是目前美國人民所日益關切的大事，也是經常為世界人士所欲了解的問題。

一 中央情報局的由來及其地位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是二次大戰中的戰略勤務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該機構之成立，係由於日本奇襲珍珠港成功後，美國羅斯福總統深感當時情報作業各自獨立，犯有重大缺陷，為加強情報的搜集與研判，乃成立了該局，由杜納凡將軍（William J. Donovan）担任局長。②日本投降後，該局撤消。一九四六年一月杜魯門總統以行政命令另創立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組織地位和功能

洲最西邊的這個國家政局的動盪，將使美國有遭受重大挫折的危險，其結果將是蘇俄在世界政治中獲得利益」。不過就目前來看，葡萄牙儘管很可能向蘇俄提供港口設備，但是對美國空軍使用亞速爾羣島空軍基地將不致受到影響，因為現任內閣不管部長的葡共總書記孔哈爾曾經公開表明了態度，他認為亞速爾羣島供美國空軍使用，是兩國業經協議的事實。他又特別表示：「何況古巴斯特羅也容忍美國在關答那摩（Quantanamo）基地」，言下之意，目前葡萄牙也將容忍美國使用亞速爾羣島基地。不過美國中央情報局如果將智利事件在葡萄牙重演，則又另當別論了。六十四年三月廿八日脫稿

了一個「中央情報組」（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由海軍索爾斯將軍（Sidney W. Souers）出任組長，不久又由空軍的范登堡將軍（Hoyt S. Vandenberg）繼任。一九四七年五月美國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由國會通過，九月總統統簽署實施，中央情報局遂正式宣告成立，變為新設的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下的一個機構。依據該法規定，中央情報局的主要任務有五：一為在國家安全會議指揮下，負責就政府各部門有關國家安全的情報工作，向國家安全會議提出意見。二為對於政府各部門有關國家安全情報工作的協調事項，向國家安全會議提出建議。三為負責綜合、研判有關國家安全的情報，並將此類情報分發至有關各機構。四為執行國家安全會議認為以集中處理為宜而與各情報機關共同有關的事項。五為執行國家安全會議所指示的其他有關國家安全的情報工作。③

在同一法案中，並規定了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優越地位，如明言「在國家安全會議所決議，並經總統所核准的範圍內，政府各情報機關有關國家安全的情報應接受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檢查。各情報機關所有的有關國家安全的情報，應提供中央情報局以綜合、研判、與分發。聯邦調查局局長經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書面請求後，應將國家安全所必要的情報提交中央情報局綜合、研判及分發」。但是有一例外，即將中央情報局的職權限定在「不得賦有警察、傳訊以及執行法律之職權或從事其他國內安全工作」的範圍下。中央情報